



金元康年轻时练武：扑步挂枪。

他用 iPad，发微信，传照片，得心应手；他拍微电影，演男主角，刚获宁波市首届微电影大赛银奖；他在寒冬的早晨，穿着真丝的武术服打少林拳。也许你认为他是个爱玩的潮男，或是个文艺青年。

年轻时，他长得像《山楂树之恋》里的窦骁，如今，他红光满面地坐在记者面前，上穿蓝色羽绒服，下着贴身牛仔裤，身材颇长匀称，吐字干脆，思路清晰，腰杆挺拔，依旧是个五官标致的帅哥模样。猜他 50 岁，都觉得说老了。事实上，你一定不相信，他已经是个年近八旬的老人。

他的伯父是宁波金宅的主人、民国著名实业家金廷荪；他跟谢晋是多年的好友，多部影视剧中都有他的身影；他的摄影作品屡屡获奖；他在武术上的造诣也令人称奇。

他是金元康。

记者 陈也喆 / 文

金元康： 八旬剑侠的电影江湖

少年习武

上世纪 40 年代，宁波金宅。

清水墙，月洞门，西式石库门，门楣上的浮雕做工考究，雕梁画栋又简约淡雅。这三栋中西合璧的大宅显得自成一派。这是金廷荪的府邸。那个年代，很多在上海滩发家致富的宁波商人荣返故里，都会把上海滩风靡一时的石库门建筑形式带回家乡。当时的宁波旧城街巷，几乎全是清一色的马头墙。

金廷荪是民国时期大名鼎鼎的实业家、浙东商业银行首任董事长，他的产业涉及医疗、金融、纺织、五金等。老宁波心目中的“老江桥”灵桥，就是他发起筹建的。

金元康是金廷荪的侄子，金家有五兄弟，金廷荪排行老三，金元康的父亲是老四。他从小就生长在这样的深宅大院里。7 岁时，他进入了宁波最早的教会学校——开明讲堂（后改名为“裴迪小学”），那里曾培养出“世界断手再造之父”陈中伟院士。

年幼时，体弱多病的他也许不曾想到，自己有一天会与武术结下不解之缘。那年，他进入了当时还是私立的宁波效实中学，与班上同学陈行虎最玩得来。

有一天放学，他想找陈行虎回家，找遍了校园也没找到。最后，在室内操场里，看到陈行虎正在行功练武，一套拳法打得流畅飘逸，看得金元康目瞪口呆。一问，才知方才练的是少林拳。

少年心中剑侠天下的武术梦被勾了起来。他忙问陈行虎，这套拳法是从哪里学来的。陈行虎说，这是父亲教的。原来，行虎的父亲是陈仁镐。

陈仁镐，是宁波武术史上不得不提的大家。上世纪 30

年代，他是霍元甲创办的上海精武体育会的老会员，从 1957 年宁波市武术协会成立开始，担任了 37 年的主席，教过数以万计的习武者。

那天，金元康跟着陈行虎回家，当即拜陈仁镐为师。陈仁镐看着这个与自己儿子一般高的男孩，像柴梗一样瘦瘦弱弱的，就笑呵呵地收下了这个小徒弟。

每天，金元康早早地起来，一路小跑到中山公园，与陈行虎一起，向陈仁镐学习武术基本套路。一开始，他只觉得好玩，哪怕只是反反复复地练扎马步。他母亲知道后，既不赞成，也不阻止，只说“练武对身体好”。大概在母亲心里，小孩子练武只有三分钟热度，过几天就会懈怠放弃。

没想到，金元康一练就是几十年，十二路谭腿、功力拳、少林拳……全部坚持了下来。陈仁镐是位严师，他对每一个动作的要求都力求精准，如果动作不到位，就让徒弟一遍遍做，直到做对为止。

就这样，金元康从原本的虚弱瘦小，蜕变成一个身材高挑、面色红润的少年。从此，武术在他的生命中刻下了无法抹去的印记。那是上世纪 50 年代初，那个年代，老百姓的首要问题就是填饱肚子，全国性的武术比赛还很寥寥。

上世纪 60 年代，是金元康武术生涯的巅峰。他多次在省市武术锦标赛中获刀术、枪术、剑术、拳术等多个单项一、二等奖。1961 年，他与著名武术家蔡鸿祥、少林寺的海灯法师，在宁波市人民大会堂上同台表演，曾轰动一时。

“过去那么多年，具体得过什么奖大都记不起来了。”金元康说。当时没有奖杯，只有纸质的简陋证书，三角形的红色平布，上面贴些黄字，就算是高级的奖状了。

胶片情缘

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，金元康开始与胶片打起了交道。

1955 年，他成为了浙江省总工会电影教育工作队的放映员。除了在影院放电影外，他还要背着放映机和胶片拷贝，到全省各地放电影。电影幻灯片，也是他亲手制作的。

一般两个人一队，去一个地方放映，一次放两部电影，一放就是两天。工人食堂、晒谷场、操场、广场等都是放映的场地。放映机在自行车后座上，一捆胶片用帆布袋装着，吊在车梁下。如果农村没有电，还要自带发电机。

那个时候，看电影是件稀罕事，老百姓听闻某个地方放电影，都会赶几里甚至几十里地，拖家带口地过来凑热闹。他们背着板凳，一路赶来，有时嘴角上黏着饭粒，鼻子上沾着玉米渣，都顾不上擦一下。

天黑之前，金元康就要到放映场地，先立好两根竹竿，再将银幕缓缓拉上。等到天完全黑下来，放映场上早已坐满了人，这时放映机“突突”地响起来，装上带子，启动开关，放映机缓缓转动。一个人操作发电机，另一个人放电影。放映时，他跟老百姓们一起看，以防出现故障。

《白毛女》、《五朵金花》、《花木兰》……这些经典的老电影，金元康都放过。

幻灯片上的光反射到老百姓脸上，他们睁大了双眼，眼睛里闪烁着光芒，不想错过一个画面。电影放映完，还有人坐在那里回味刚才看过的镜头，不愿挪步。

晚上，金元康有时睡在村民家中，没床，就睡在乒乓球桌上，稻草铺在上面，“比现在的热空调还暖和呢。”

电影放映员，在当时的老百姓眼中是一份吃香的职业，在孩子们心中，他们是神奇的英雄，是远方的信使。回忆起那段岁月，金元康的神情里满满的都是成就感。

1956 年，他在浙江省文艺干校学习电影专业，在那里结识了一帮活跃在文化艺术道路上的工作者。

那一年，他第一次见到谢晋。那是他和同事们去上海电影制片厂参观学习，刚好碰到谢晋在拍《女篮五号》。金元康又惊又喜，只可惜那次他们只打了个照面。



与谢晋导演（左）一起。

第二次与谢晋见面已是 20 年后。1976 年，谢晋在东钱湖拍《青春》。当谢晋听说金元康是电影放映员时，一边和他握手，一边说：“我们拍电影的只不过播了个种子，接下来的耕耘全靠你们放电影的了！”听了谢导一席鼓励的话，他热血沸腾。

上世纪 80 年代，在省文化厅领导的介绍下，他再次见到谢晋。谢晋一见他就笑起来：“我们见过的。”之后的 20 年，他们又陆续碰面过几次，在 2006 年省电影家协会年会上，谢晋还热情洋溢地说：“我不服老，还要拍电影，一直拍到底。”当时的谢晋精神矍铄，金元康万万没想到，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。

“文革”过后，金元康转行做起了市展览馆的专职摄影。当时，他买了一架海鸥牌相机，自学摄影。他的摄影作品屡屡获奖，其中有的参加全国影展。

1985 年，他作为摄影师接待了原国家体委主任荣高棠。离别时，荣高棠亲笔赠予金元康一副对联：“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，开口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。”这副对联至今仍然挂在金元康家中，这是一份超脱，一番赞许，更是一种激励。



金元康近照。记者 玉鹏 摄

老年“触电”

1996 年退休后，金元康对艺术的追求并没有就此止步。他集邮写字，莳弄花草，也不忘伸展拳脚。

2013 年 12 月，他在新昌王羲之故居门前，行云流水地完成一套刀、枪、剑、棍、拳术，被他的武术弟子们拍成一个短片《传奇老人——金元康》。武术的精、气、神、意被他演绎得开合自如、动静皆宜。

不过，最令他心醉神迷的，是几次“触电”。那些曾经在省文艺干校学习的人，后来都成为了导演、演员。应他们的介绍、邀请，他在电影《开国大典》中饰演上海地下党书记，在电影《琴声如诉》中饰演工程师，在电影《台湾奇人》中饰演父亲，在电视剧《盼你回家》中饰演警察等多个角色。

在《开国大典》剧组，金元康与扮演毛泽东、周恩来、邓小平的古月、黄凯、卢奇等演员同吃同住。“他们没有大牌架子。”金元康一开始排戏时，面对镜头，表情有些不自然，卢奇不断鼓励他，减轻他的心理压力。

也许是年轻时对电影的熟稔，使得没有专门学过表演的他，在镜头面前表演自如，基本上“一条过”，因此，很多导演都喜欢找他。

1989 年，武侠剧名导徐小明曾邀请金元康拍摄武打片，不巧的是，他当时因练武术落下腰伤，错失机会，对他来说，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。

2013 年 12 月 15 日，微电影《梦的鼓点》在宁波保利国际影城首映。这是一部关于追寻梦想的电影。金元康在微电影里饰演灵魂人物，一位患有痴呆症，却执著于梦想的老人。为了活灵活现地演绎老年痴呆症的感觉，他找来影视作品和书籍反复揣摩，最终精确诠释了这个角色。

首映式上，当大家得知这个演员已经年近八旬时，全场掌声雷鸣。金元康平静地说：“与一群年轻人一起，拍摄一部关于追梦的故事，我很自豪。我觉得我还不老，我也可以追寻自己年轻时候的梦想。”

（照片除署名外，均由受访者提供）